

On the Integration and Practical Analysis of Guzheng Performance and Musical Aesthetic Principles

Zhengyu H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Langfang, Hebei, 065000, China

Abstract

The guzheng is a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thnic instrumen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ts performance art with musical aesthetic principles carries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tistic value.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guzheng performance and the connotation of musical aesthetic principl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aesthetic principles such as creativity and authenticity, temporality and historicity, expressiveness and technicality in guzheng performance. Through analyzing classical works and the innovative practices of performers, it reveal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aesthetic principle integration in enhancing the artistic appeal of guzheng performance and inheriting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guzheng art.

Keywords

guzheng performance; musical aesthetic principles; creativity and authenticity; temporality and historicity; expressiveness and technicality

关于古筝表演与音乐美学原则的融合实践分析

韩政语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河北 廊坊 065000

摘要

古筝是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瑰宝, 其表演艺术与音乐美学原则的融合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本文从古筝表演的历史发展、音乐美学原则的内涵入手, 深入探讨创造性与真实性、时代性与历史性、表现性与技巧性等美学原则在古筝表演中的具体应用与实践路径。通过分析经典作品和演奏家的创新实践, 揭示美学原则融合对提升古筝表演艺术感染力、传承中华文化精髓的重要作用, 为当代古筝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古筝表演; 音乐美学原则; 创造性与真实性; 时代性与历史性; 表现性与技巧性

1 引言

古筝艺术是中华音乐文化的重要载体, 历经两千余年发展, 形成了独特的演奏技法和美学体系。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筝”到现代多元流派并存, 古筝表演始终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表达与审美追求。当代文化语境下, 古筝艺术面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双重碰撞, 通过音乐美学原则的融合实现艺术创新, 是推动古筝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命题。音乐美学原则是艺术创作的核心准则, 既包含对音乐本质的哲学思考, 也涵盖表演实践中的技术规范; 古筝表演与音乐美学的融合, 本质是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涵的辩证统一, 既需尊重传统技法的规范性, 又要求突破既有框架的创新性。本文以经典作品分析和演奏家实践为案例, 系统探讨美

学原则在古筝表演中的具体应用路径。

2 古筝表演的历史演进与美学积淀

2.1 历史发展脉络中的美学特征

古筝艺术的发展史是技术革新与美学观念嬗变的交响曲。春秋战国时期, 五弦古筝以“清商调”奠定雅乐基础; 盛唐时期, 十三弦筝通过“声”与“色”的融合, 形成“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听觉意象; 明清时期, 河南、山东、浙江等流派的形成, 使古筝艺术呈现出地域性美学差异^[1]。河南筝派以“曲高和寡”著称, 其《汉宫秋月》通过揉、吟、按等技法, 将宫女的哀怨情绪转化为音韵的虚实变化; 浙江筝派受江南丝竹影响, 在《高山流水》中运用快速指序与泛音交替, 营造出空灵悠远的意境。

2.2 传统美学思想的当代转化

白居易在《筝》诗中提出的“雅俗共赏”理念, 揭示了古筝艺术的美学定位。这种“雅”体现在对音韵精准度

【作者简介】韩政语(2007-), 女, 中国河北廊坊人, 在读本科生, 从事古筝音乐表演研究。

的追求,如左手按弦需把握“微升 fa”与“微降 si”的游离性特征;“俗”则表现为对民间情感的直白表达,如潮州筝曲《寒鸦戏水》通过轻快的滑音描绘自然景象。当代演奏家王中山在传统轮指基础上,创新出“循环轮”“反轮”等技法,既保留了古筝的颗粒性音色,又拓展了现代作品的演奏可能性,实现了传统美学与现代技术的有机融合^[2]。

3 音乐美学原则在古筝表演中的核心维度

3.1 创造性与真实性的辩证统一

真实性是古筝二度创作的根基,要求演奏者严格遵循曲谱标注的调性、节奏、力度等显性要素,更需深入挖掘作品背后的文化语境与情感内核,以实现“原作精神”的精准传递。陕西筝派经典曲目《秦桑曲》的核心魅力,在于徽调式苦音阶中“微升 fa”与“微降 si”的游离性特征。这两个音并非固定音高,需通过左手按弦的力度、速度与深度动态调控:“微升 fa”需按至接近 sol 却又不脱离 fa 的临界状态,传递出思念中的焦虑;“微降 si”则需按至接近 la 却保留 si 的底色,暗含哀怨与惆怅。演奏者若随意改动按弦力度,或简化“慢揉”“快颤”等指法符号,轻则削弱乐曲的“秦地风味”,重则彻底破坏“思妇怀人”的苦楚意境,这种对细节的严苛把控,是真实性的核心体现。

创造性并非对真实性的背离,而是在尊重原作框架下的个性化诠释,是演奏者将自身艺术阅历与审美理解融入作品的过程。著名演奏家林玲在演绎《渔舟唱晚》时,便展现出精妙的创造性表达:在“夕阳西下”的慢板段落,她通过 45 度斜向触弦替代传统垂直触弦,使音色更显柔和朦胧,如余晖漫洒江面;进入“渔舟竞渡”的快板段落,又转为锐角触弦,增强音色的颗粒感与穿透力,模拟船桨击水的轻快节奏;同时,在乐句衔接处加入极细微的“气口”停顿,让音色在明暗过渡中更显自然。这种处理既保留了乐曲“渔舟归航”的传统韵味,又通过音色层次的丰富化,赋予作品“人在画中游”的鲜活意境,使经典曲目在当代演奏中焕发新生^[3]。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创作智慧,既守住了传统的“根”,又注入了时代的“魂”,是古筝艺术历久弥新的关键。

3.2 时代性与历史性的时空对话

古筝艺术的发展始终与社会文化变迁同频共振,历史性是其不可割裂的文化基因,时代性则是其持续生长的动力源泉,二者在演奏实践中形成深度的“时空对话”。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西方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法的引入,古筝艺术突破了传统五声音阶与单旋律线性表达的局限,催生了《战台风》《幸福渠水到俺村》等现代筝曲。以《战台风》为例,作曲家王昌元创新性地运用“快速扫揉”,以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快速交替扫弦并配合大指揉弦,模拟台风呼啸的狂暴;通过“双音滑奏”,让左手同时按动两根相邻琴弦并快速滑动,表现海浪翻滚的汹涌;甚至加入“右

手击弦”(敲击筝码左侧无品区琴弦)的技法,还原码头工人抗击台风的呐喊声。这些技法在传统筝曲中极为罕见,是对古筝表现力的革命性拓展,鲜明体现了时代审美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这种时代性创新并未割裂历史脉络,反而通过技术革新激活了传统美学元素。现代经典曲目《临安遗恨》虽以西方复调思维构建多声部结构,却始终以古筝“吟猱绰注”的传统韵味为核心。演奏者在演绎时,需在两个维度达成平衡:一方面,保持左手“吟猱”的细腻,在表现岳飞“仰天长啸”的悲愤时,通过大指与食指交替揉弦,使音高产生微妙波动,传递出“悲壮沉雄”的历史厚重感;另一方面,运用现代和声思维处理左右手声部关系,右手演奏主旋律时,左手以琶音织体铺垫和声,通过力度强弱对比构建情感张力,让“精忠报国”的历史叙事与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产生共鸣。这种“以今释古”的实践,让古筝艺术在历史文脉与时代语境的碰撞中,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3.3 表现性与技巧性的互文共生

在古筝表演中,技巧性是表现性的载体,表现性是技巧性的归宿,二者并非“技”与“艺”的割裂,而是“技进乎道”的互文共生关系,古筝的每一项技法都蕴含着特定的美学功能。右手“勾、抹、托”的指尖发力方式,决定了旋律线条的流畅度与清晰度:“托”指力度饱满,适合表现旋律的强拍重音;“抹”指轻柔灵动,多用于衔接乐句的弱拍;“勾”指力度适中,常作为旋律的过渡音。左手“按、滑、揉、颤”则塑造着音韵的立体感:“按弦”精准控制音高变化,是苦音、欢音等特色音阶的核心;“滑音”通过音高的连贯过渡,模拟人声的婉转;“揉弦”以指尖的细微晃动赋予音色情感温度;“颤音”则通过快速按动增强音乐的张力^[4]。这些技法并非孤立的技术动作,而是服务于情感表达的“美学语言”。

经典曲目《彝族舞曲》中,技巧性与表现性的融合尤为鲜明。演奏者为表现彝族山寨的热闹场景,需通过“快速指序”,让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依次快速交替弹奏,模拟欢快的鼓点节奏;同时运用左手“大颤音”,以手掌带动指尖快速按动琴弦,使音高产生密集波动,强化彝族音乐的独特风情。此时,“快速指序”的技术精度决定了鼓点的清晰度,“大颤音”的力度控制则影响着民族韵味的浓淡,二者共同服务于“山寨狂欢”的情感表达,实现了“技为艺用”的统一。

这种关系在当代创新作品中更为突出,如多声部筝曲《溟山》,其技术难度远超传统曲目。演奏者需同时操控左右手在不同音区演奏:右手在高音区演绎主旋律,左手在中音区以琶音构建和声,低音区则通过“刮奏”营造空旷感。此时,技巧性不再是单纯的“炫技”,而是转化为艺术表现力的核心。通过左右手力度的分层控制(高音区强、中音区中、低音区弱),营造出“山高林密”的空间感;借助

“泛音”与“实音”的交替（高音区用泛音表现山巅的清冷，中音区用实音传递林间的生机），构建出“虚实相生”的意境。这种将技术难度转化为艺术感染力的实践，正是古筝“技进乎道”美学追求的当代诠释。

4 美学原则融合的实践路径

4.1 文本解读与情感共鸣的深度建构

演奏前的案头工作是美学融合的起点。以《汉宫秋月》为例，演奏者需通过历史文献了解汉代宫廷文化，分析乐曲的“散—慢—中—快—散”结构，把握“哀而不伤”的情感基调；在演奏过程中，通过控制触弦深浅实现音色明暗变化，运用“慢揉—快颤—渐弱”的力度处理，将文本信息转化为听觉意象。这种“以文入乐”的解读方式，使演奏超越技术展示，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具体而言，演奏者需要深入研读《西京杂记》《汉书》等史料中关于汉代宫廷生活的记载，体会宫廷女子在深秋月夜中的孤寂心境；在技法表现上，通过右手“夹弹”技法的虚实相间，模仿叹息声气若游丝的特质；左手采用“回滑音”与“小颤音”

的结合，表现人物内心细微的波动，最终实现历史文本、音乐符号与情感体验的三维统一。

4.2 技术训练与审美教育的协同发展

古筝教学需构建“技—艺—道”的递进体系：初级阶段，通过《渔舟唱晚》等经典曲目训练基本指法，同时引导学生感受乐曲的意境美；高级阶段，引入《枫桥夜泊》等现代作品，培养多声部思维与即兴创作能力。以教授《雪山春晓》为例，教师可结合藏族音乐特征，指导学生运用“泛音—实音”对比表现雪山清冷，通过“快速摇指—渐慢滑音”模拟溪流解冻，使技术训练成为审美创造的实践^[4]。现代教学实践表明，采用“三维一体”教学模式（将技巧训练、乐理学习与审美体验同步进行）的学员，其音乐表现力的提升速度比传统单一技法训练快40%。教师还可引导学生通过观看著名演奏家的影像资料，分析其肢体语言与音乐表达的关系，如在《林泉》的演奏中，身体的前后摆动与音流的起伏形成呼应，这种“身心合一”的训练方式能够深化学生对音乐空间感的认知。如表1所示：

表1 “技—艺—道”三维一体教学递进表

阶段	代表曲目	技术抓手	美学目标	评价观测点示例
初级	《渔舟唱晚》	垂直/斜向触弦对比、气口停顿	音色明暗→画面感：夕阳-归舟	音头清晰度、句子呼吸感
中级	《彝族舞曲》	快速指序、大颤音幅度	民族风情→狂欢意象	指序均匀度、颤音密度与情绪匹配度
高级	《溟山》	多声部力度分层、泛音-实音交替	空间层次→山高林密、虚实相生	声部平衡系数、泛音穿透力（dB）
拓展	《枫桥夜泊》	即兴加花、半音阶滑移	意境再造→“钟声”到“客船”的色彩联想	即兴偏离度（MIDI音高方差）、观众沉浸评分（5分制）

4.3 跨文化交流中的创新表达

全球化背景下，古筝艺术需通过跨文化对话实现突破。王中山在改编《土耳其进行曲》时，保留了原作的节奏型，但将钢琴的颗粒性音色转化为古筝的“点状—线状”过渡，

通过左手滑音模拟弦乐的揉弦效果，创造出独特的“东方版”进行曲。这种创新并非简单移植，而是基于对两种乐器美学特性的深刻理解，实现了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近年来，跨文化实践的多元形态如下表所示：

表1：跨文化实践的多元形态

跨文化实践类型	代表作品	创新手法	效果
中西乐器音色转化	《土耳其进行曲》（改编）	钢琴颗粒性音色→古筝“点状—线状”过渡，左手滑音模拟弦乐揉弦	形成“东方版”进行曲，实现文化融合
异域音乐元素融入	《丝绸之路》幻想曲	运用波斯音乐增二度音程，模仿中亚都塔尔音色	展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特色
与现代音乐技术结合	《逆水行舟》（与电子音乐合作）	效果器将古筝音色空间化，多声道环绕声技术	营造传统与现代对话的音响景观

5 美学原则融合的当代价值

5.1 艺术感染力的提升

美学原则的融合使古筝表演突破技术层面的机械展示，真正成为情感传递的鲜活媒介。现代筝曲《云裳诉》以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爱情故事为内核，演奏者若仅注重指法精准，便无法传递出“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在美学原则指引下，演奏者会通过呼吸节奏与肢体语言的协同，构建情感共鸣：演绎“缠绵悱恻”的段落时，以平缓呼吸配合轻柔触

弦，指尖贴弦力度减弱，让音色如丝绸般细腻，传递爱意；进入“马嵬坡之悲”的高潮部分，呼吸骤然急促，手臂带动指尖发力，通过重音与停顿的交替，模拟撕心裂肺的呐喊。这种“以气驭乐、以乐传情”的表演方式，让观众不仅听到旋律，更能感受到故事中的悲欢，正是音乐美学价值的终极体现。

5.2 文化传承的深化

古筝艺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密码。通过美学原则的融合，传统曲

目得以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演奏《高山流水》时，不再局限于单一流派的技法，而是融合浙江筝派的空灵泛音与山东筝派的豪迈节奏，以“虚实结合”的美学思维，既保留“伯牙子期”的文化典故内核，又通过音色层次的丰富化，让当代观众更易理解“知音”文化的深意。现代作品《西楚霸王》则更进一步，以“历史性与时代性融合”的原则，用快速扫摇模拟战场厮杀，以深沉按弦表现霸王别姬的悲壮，在创新技法中延续楚汉文化的历史文脉^[5]。这种“守正创新”的实践，让古筝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使传统文化基因在当代艺术创作中持续传承。

5.3 国际传播的拓展

美学原则中“情感表达”“意境营造”的普适性，为古筝艺术突破地域与语言限制、走向世界提供了关键可能。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古筝专场演出中，演奏家演绎《二泉映月》时，并未照搬传统演奏方式，而是基于“跨文化审美共鸣”的思考调整表达：针对西方观众更易感知的音色变化与动态对比，适当提亮高音区音色，让旋律线条更清晰；在情感浓烈处加大力度起伏，用强烈的强弱对比强化悲怆氛围，弱化东方音乐中含蓄的“留白”，使阿炳的苦难与坚韧跨越语言障碍，精准传递给国际观众。演出后，有西方乐评人评价“这是来自东方的灵魂呐喊”，这种“用世界共通的审美语言讲中国故事”的传播策略，不仅让古筝艺术获得国际认可，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彰显了美学融合

的时代意义^[6]。

6 结论

古筝表演与音乐美学原则的融合，是艺术规律与文化使命的双重诉求。从历史维度看，这种融合推动了古筝艺术的代际传承；从现实维度看，它解决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的张力问题；从未来维度看，它为中华音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当代文化语境下，古筝演奏者需以“守正创新”为准则，在尊重传统美学精髓的基础上，通过技术革新与跨文化对话，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音乐表达体系，使古筝艺术真正成为人类文明互鉴的生动实践。

参考文献

- [1] 李马崧鹤. 古筝音乐审美的历史衍变研究[D]. 青岛大学, 2024. DOI:10.27262/d.cnki.gqdau.2024.002231.
- [2] 邢梦曦. 古筝表演与音乐美学原则的融合研究[J]. 戏剧之家, 2024, (12): 89-91.
- [3] 魏安琪, 王帅. 现代音乐美学视域下论古筝表演艺术的价值与发展策略[J]. 中国民族博览, 2024, (08): 117-119.
- [4] 高川舒. 现代音乐美学研究对古筝音乐表演艺术的启示[J]. 艺术大观, 2022, (18): 23-25.
- [5] 钟超. 音乐美学与古筝表演的融合研究[J]. 中外企业家, 2020, (17): 236.
- [6] 赵晶. 浅谈古筝表演与音乐美学原则的结合[J]. 戏剧之家, 2020, (09): 71.